



羊城禅藻集



历代广州佛教丛林诗词选

广州市佛教协会编

花城出版社





《羊城禅藻集》编辑委员会

顾 问：云 峰 新 成

主 任：光 明

副主任：耀 智 法 量 连 登

主 编：耀 智(兼)

副主编：李仲伟 林子雄 李伟云

编辑委员：光 明 耀 智 法 量

连 登 李仲伟 林子雄

李伟云 符 剑

羊城禅藻集

——历代广州佛教丛林诗词选

广州市佛教协会编

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羊城禅藻集：历代广州佛教丛林诗词选

广州市佛教协会编注.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3.8

ISBN 7-5360-4084-9

I. 羊 ...

II. 广 ...

III. 古典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

IV. I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0692 号

责任编辑：温文认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韶关二九〇地图彩印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6.875 2 插页

字 数 35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084-9/I·3318

定 价 5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題《羊城禪藻集》

天下歸真如佛證
世間至善與人因

丁巳年春書
楊賓元



題羊城禪藻集

南越多文彩
禪林獨佔先
一篇初領略
一似謁諸天

癸未年春釋耀智

凡 例

一、本书收录自唐朝至现代诸家吟咏广州佛教丛林的诗词歌赋共 1338 首,内容涉及羊城寺院的兴建沿革、风景地貌、僧侣生活、来往酬唱各个方面。

二、全书内容按寺院归类,以其创建先后为序,并作简介。

三、各寺院诗词大致按作者生活时代先后,如生卒年、登第年等为序。首次出现某作者的作品其生平小介。仍在世者作品暂不收录。

四、原书多系繁体字,除个别人名、地名、室名外,皆统一改用规范简化汉字。原书中人名有避讳者,如孔丘、玄烨、胤禛、弘历等,或缺笔、或替换他字,本书均径改。

五、本书全部注释均为征引文献所注。

六、作品选自历代出版的地方总集、个人别集,书前有目录索引,每篇末端标明出处,书后附《作者笔画索引》、《主要参考书目》,以便稽查。

七、本书后附录《云峰大师诗文选》。云峰大师为现任广东省、广州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,广州六榕寺住持。

序

云 峰

佛教早在汉代便从印度传入中国,东汉末年传至岭南,自是佛教在粤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了。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,西方高僧从海上来,创建寺庙,传播佛法,先导为迦摩罗大师。其于晋武帝太康二年(281)在广州城创建三皈、仁王二寺,从此广州佛教渐兴,丛林日盛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西晋至今,广州约有寺庙二百余间,其中光孝、六榕、华林、海幢、大佛诸名刹雄伟壮观,经久不衰。

历代达官显宦、骚客、文人,凡任事或过往广州者,多莅临寺院,与本地乡贤一道,拜会长老,吟诗赋词,畅抒情怀,遂使五羊丛林文藻,盛于别处。广州丛林寺院诗词汇编成集,始于清初。当时番禺雷峰寺所刊之《海云禅藻集》四卷,前三卷收入六十一位在粤法师的诗作七百余首,第四卷收入六十七位岭南名人的诗作二百六十多首。所收均是前列作者小传,后收诗作若干,其传可考人,诗可证史,极具文学、史料的双重价值。是书在清乾隆年间屡经禁毁,几至湮没。道光十年,文网初开,才有好事者重刻。1935年再刊,可见其深受大众喜好之程度。

清初广州城西有法性寺,文人僧侣“登高楼而望远,荫茂树以追凉”,倡和集雅于此,并刻有《法性禅院倡和诗》一书,内收录了当时名人屈大均、陈恭尹、梁佩兰、潘耒、梁无技、周大樽等在法性寺、兰湖一带吟诵的诗词近二百首,读后令人回味无穷。

今大佛寺住持耀智率热心人士李仲伟、李伟云、林子雄、符剑诸先生，仿三百多年前雷峰、法性故事，广征博搜，查阅历史文献图书一千余册，涉及广州寺院六十三间，作者五百八十一位。采集广州佛教丛林诗词一千三百三十八首，汇编成册，名曰《羊城禅藻集》，实属功德无量。佛教文献的搜集整理，有如大海捞针，难度很大，却颇具嘉惠后人的意义。它既有利于广州佛教历史文化的研究，又对宣传广州名寺、繁荣广州旅游事业大有裨益。今《禅藻》编成付梓，老衲深感欣慰，特书数言，聊为嚆引。

佛历二五四六年

诗情禅趣两相宜

——读《羊城禅藻集》

(代序)

熊东遨

中国的传统诗词在连续创出唐宋两大高峰之后,该奇的奇了,该险的险了。尔后千百年来,走的一直是下降通道。其间虽屡有反弹,但始终越不过前贤的高点。今人不甘寂寞,总想借太平盛世堆砌出另一派风光来,别的且不论,单看时下那些风前叠叶似的诗集诗刊,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了。其中虽也不乏经典作品,但从总体上看,却是毛草货居多。有感于此,广州大佛寺住持耀智法师,秉智慧之心,发慈悲之愿,主持编纂了一部历代诗人吟咏广州佛教丛林的钜著——《羊城禅藻集》(以下简称《禅藻》)。书中收录上自唐代、下迄当今的缙素名贤作品 1300 余首,内容广涉羊城寺院的兴革变迁、风光地貌、僧侣生活、来往唱酬等,搜罗广博,生面别开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社会情状。诗情禅趣两相宜,是集的出现,无疑为表面热闹非凡、内里浮燥至极的当代诗坛献上了一服清凉散。

诗与禅素来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佛家的“偈”,从一定意义上讲,就是一种寓理诗,如六祖的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”;而儒家的某些寓理诗,也可看作是一种“偈”,如苏髯的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、朱子的“向来费尽推

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”之类。历代大德高僧，工诗者不在少数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更以与缁衣吟友唱和为赏心乐事，昌黎之与贾岛，佛印之与东坡，湘绮之与海印等，皆为此属。这一方面说明了儒释两家在文化涵养上的共同需求，另一方面也诠释了佛教何以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部分因由所在。《禅藻》所录，虽仅于五羊一隅，但管豹得窥，亦足以概见历代盛况。集中不惟对僧俗唱酬例有详载，且于其他诸作收录亦多，妙品纷至沓来，读之如醍醐灌顶，令人俗虑全消。

明代憨山和尚的《夏日过法性寺（今光孝寺）二首》，便是妙品之一：

菩提树下风祛暑，般若台前雨送凉。一盞清茶诸想灭，更于何处觅西方？

觉树当年向此栽，初心为待至人来。千秋衣钵今仍在，说法谁登旧讲台？

前首随遇而安，“风祛暑”、“雨送凉”，万物皆为我适；结二句更是一语道破禅机，谓灭得“诸想”，“西天”便在眼前也。后首追怀往昔，感念前修，有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之慨。憨山俗姓蔡，名德清，安徽全椒人，幼年削发于金陵报恩寺，万历二十三年以“私造寺院罪”获遣岭南，驻锡曹溪宝林寺，为有明一代高僧。大师居粤近三十年，著作甚丰，诗囊尤富。《禅藻》所收《菩提树》一首，也是卷中精品，不妨一读：

道种来西竺，灵根出上方。果成从释梵，花发自梁唐。

叶覆慈云密，枝垂法雨香。皈依聊景仰，五热顿清凉。

诗中果、花、枝、叶四物并论，各有寓意，心地则一片清凉，深见佛子本色。

海幢寺住持法一，是稍晚于憨山和尚的另一位独具风格的诗僧。与憨山的庄严肃穆不同，法一的诗，更多地表现了他的人情

味。请读《海幢月夜与予超莫秀才话旧》：

松岭月初上，呼童扫石台。与君谈世事，多半悟禅来。

学海无流俗，文坛有剩才。十年关痛痒，时命转相催。

出家人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，法一在诗中表现的对世事的关心，人才的留意，时命的感怀等，实非“悟禅”二字所能掩饰得尽的。法一好交游，除上诗中提到的这位莫予超秀才之外，还与当时粤中名士黄叵石、赵元晖、李孰元、黄缙卿、杨孝元等过从甚密。他们时邀雅集，分韵联吟，留下了不少佳话。下面这首《喜位中李先生过宿海幢》的五律，很能反映他的交游情趣：

花田月初满，同鉴两人心。冷地相过少，幽栖念至今。

爱山新结社，忆竹旧成林。又订雷峰棹，荷风荡素襟。

岭南历代诗僧，憨山、法一而外，较著名者尚有函昱、函可、纯谦、今颙、展宏、古昱、古易、心监诸辈。其中尤以函昱、纯谦影响为大。

函昱字丽中，别字天然，号丹霞老人。谷姓曾，名起莘，广东番禺人。年十七补诸生，崇祯六年乡试第二。会试不第，谒道独禅师于庐山，祝发归宗寺。既返广州，主法河林寺。明亡后，徙番禺雷峰，创建海云寺，举家事佛。“孤臣节士，皈依者众。”历主福州长庆、庐山归宗，以及海幢、华首、丹霞、芥庵诸刹。晚年主法雷峰。著有《瞎堂诗集》等。函昱的诗，以自然质朴见长，晚年所作，每于淡远空灵而外，隐含亡国之痛。《河林春归》二首，是他的代表作。其一云：

坐居日易逝，不觉报春归。雁影空潭尽，禅声远树微。

江山三月里，人事十旬违。积雨留寒色，焚香但掩扉。

前四句切题状景，似无多异处；“江山”、“人事”一联，由景入情，别寓感慨。结语晚是欲诉无言，欲悲无泪。这种国亡之后的无奈心情，实为当时众多爱国知识分子所共有，非特函昱一人而已。

前述法一诗中的“十年关痛痒，时命转相催”，其心境谅亦略同如此。

生当康、乾之际的纯谦，俗姓郭，名相宜，字涉川，广东高要人。尝主海幢寺法席，著有《片云行草》。诗风冲淡平和，往往信手勾描，随心而发，却能大得林泉之趣。试育其《松园春兴》，便知我言不虚：

春雨初晴布晓霞，绿阴深处长桑麻。扶筇一路听莺啭，忘却呼童扫落花。

诗中无一字经意，更无一字着力；然而不经意、不着力处，正是其独到、传神之处。看他开篇十四字，还多少带了些方秋崖《农谣》的影子，至结二句一笔宕开，便颇具东坡神髓了。其余释子之作，可育者犹多，限于篇幅，难以尽述。

历代文人雅士，与羊城丛林宝刹，更有不尽的因缘。见于集中的，既有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。前者如汪广洋、袁崇焕、屈大均、王士禛者流，后者如陈莹达、沈泽棠、何元之辈。或以诗存人，或以人存诗，二者相互兼容，在《禅藻》中得到了很好的统一。

袁崇焕的《过广州河林寺口占诗》，风味极为独特：

四十年来过半身，望中祇树隔红尘。如今着足空王地，多了人前学杀人。

诗中自剖灵台，任人检视，既是忏悔，也是顿悟，达到了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的境界。

汪广洋为明初大臣，洪武四年官至右丞相。他在经略广东时曾礼佛光孝寺，留有一绝云：

花覆禅房刻漏迟，妙香浮动碧莲池。月明风细菩提落，想见南能出定时。

汪氏一朝政客，本不以诗名，此番借助于六祖的庇荫（诗中的

“南能”即指南宗六祖慧能),居然以这二十八个字博得了一项“诗人”桂冠。

同属煊赫阶层的王士禛,情况与汪广洋大有不同。他既是康熙朝的刑部尚书,又是当时的诗坛领袖。所创立的“神韵”说,不但足足影响了有清一代,而且至今仍被许多人所信奉。《禅藻》中收王氏的作品不在少数,自然得益于他有过康熙二十四年奉旨南下广州主祭南海神庙的经历。今举《菩提坛》一例,俾读者领略其大家风范:

一花五叶后,此树留孤根。枝条遍震旦,老干无冬春。

我来涨海游,入此甘露门。秦松与汉柏,琐细皆儿孙。

清池澹疏雨,妙义闻风幡。菩提本无树,更与智者论。

这无疑是一首颇耐咀嚼的好诗,说它带有几成少陵风骨似不为过。但好诗的专利并不一定全都属于大家,《禅藻》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佳构,就出自寻常之辈的手笔。请读两首关于大佛寺的诗

其一是《随鱼山师游大佛寺观梅》

十月梅花何处寻?数株幽径佛堂深。白浮金色都含笑,清到人天不住心。

敢效攒眉频索酒,且同并坐试横琴。先生一曲高吟动,更为挥毫对晚林。

其二是《大佛寺西廊闻梵》:

禅林寂寂夜初分,万籁全空始得闻。清净梵音开觉路,微茫呗响了尘根。

谁能晚学同摩诘?我本前生是德云。顽石点头思往事,天花散乱坠纷纷。

前首作者何元,字叔度,号玉屏,广东高要人。他除在嘉庆十八年得过“岁贡”外,一生不曾有过别的功名。然而身虽“贱”,诗却

足与“居庙堂之高”的王渔洋媲美。“白浮金色都含笑，清到人天不住心”，气骨之清，即便是写梅圣手如林逋、高启辈，谅亦莫过发此。后首作者陈莹达，论“名气”似比何元犹有不如，而诗中的悟境，却不下写出过“月在上方诸品静，心持半偈万缘空”的“大历才子”郎君胄。

清末民初，岭南奇才辈出，诗道亦大兴。黄遵宪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一流作手自不待说，许多逸野高贤，也时有惊世之作。禅林于是时，深有所得焉。潘飞声的《与梁节庵游是岸寺访天山草堂遗址》，堪称一绝：

闲身重约旧湖云，读画携尊到日曛。江涨松疑天上种，寺深钟隔水中闻。

白鸥飘荡能招我，黄鹤归来恰似君。偏喜病翁题健药，草堂一席可容分？

此作起首得小杜风神，中二联有香山余韵，结尾则自成家数。揉合古今，一气流转，令人一见难忘。潘飞声字兰史，别署剑士，广东番禺人。光绪中随使团出洋，曾任柏林大学汉文学教授，后在香港主编《华字报》，著作甚丰。其余名贤如张维屏、黄节、梁鼎芬等，都与五羊丛林有割不断的因缘。

张维屏写海珠寺的一乎《满江红》，读来尤觉回肠荡气：

一水盈盈，似涌出、蓬壶宫阙。遥望处，红墙掩映，碧天空阔。光接龙头春浪远，影翻骊梦秋云热。看人间天上两团圆，江心月。

南北岸，帆墙列；花月夜，笙歌彻。愿珠儿珠女，总无离别。铁戟苔斑兵气静，石幢灯暗经声歇。试重寻、忠简读书堂，英风烈。

张维屏字子树，一字南山，号松心子，又号珠海老渔，广东番禺人。他少壮科举成名，官做到南康知府。早期诗作多写个人生活，于世事不甚关心。晚岁居家，目睹了英国侵略军的暴行，爱国情绪被激发，写下了《三元里行》、《三将军歌》等悲愤、激昂的不朽之作。

这首《满江红》，应是同一时期所作。词中“光接虎头春浪远”、“愿珠儿珠女，总无离别”、“铁戟苔斑兵气静”、“试重寻、忠简读书堂，英风烈”等语，包含着对苍生的怜恤，对升平的渴求，以及对先烈的仰慕、追怀等复杂情绪，是鸦片战争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内心写照。

当时代人的丛林情结，丝毫不逊古人。已故羊城前辈诗家张采庵、刘逸生、余藻华等，都有关于寺院的佳作传世。兹举张采庵先生的《六榕寺外得句》一首以概其余：

闭关真与世相违，一塔空留博士碑。上界香云余晚照，诸天花雨又春时。

人方大悟魔难着，我尚无灵佛可知。料得榕阴新绿满，绕墙痴立听黄鹂。

一部《禅藻集》，就是一部羊城丛林史话。读这样的书，既是一种享受，也是一种清修。它的出版，必将为纷繁、芜杂的尘世带来清淳与安静。

阿弥陀佛！

癸末新春拜撰于求不是斋南窗